

10.05

宿遷文史



三
24



目 录

辛亥革命以来宿迁县军事动乱史略(上)

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张荣轩(1)

国民党统治时期宿迁县政片断……………邱子玉(27)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宿迁

财政金融……………文史资料研委会(35)

抗战前的宿迁县田赋征收工作……………王宝仁(47)

宿城四居……………蔡佩荣整理(53)

解放后的宿迁中学……………袁如维(64)

宿迁县的印刷史……………周建华 王敬元 郭志英(80)

解放前宿迁的几家报刊……………凌 霄(89)

宿迁剧场演变史……………刘云鹤(91)

解放前宿迁县的医药卫生……………王希光 陈阔亭
韩灵仙 陈 斌

西楚霸王项羽……………申佩坤(115)

清代中叶宿迁著名收藏家和著作家

王惜庵……………窦燕客 刘云鹤(125)

西北军骑一师师长张华棠在宿迁……………凌 霄(129)

宿迁县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战略决策

——前县委书记李柏同志的回忆

……………王子扬整理(137)

宿迁县丁庄大菜……………任重(144)

宿迁县几种宗教的概况……………宿城镇镇志编写组(152)

宿迁县辛亥革命以来历任县长更迭表……………叶 颀(165)

来函照登:

高沧舟同志的来信……………(171)

辛亥革命以来宿迁县军事动乱史略(上)

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1911—1927)

张荣轩

宿迁地处苏、鲁、皖三省要冲，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徐海通道横亘东西，居徐、淮、海、蚌四大重镇中心，两千多年来，一直为兵家攻战扼守战略要地。历来为人们熟知的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先后三次在宿迁大战金兵；明督史可法，于顺治初曾三阻清兵南下，奋战于宿城；闯王李自成、捻军及太平天国军队多次入境……这些均可说明宿迁是兵家必争之地。

辛亥革命初创共和，袁世凯窃国称帝，护国军北上讨袁，北洋军分崩解体。随之各派军阀割据混战，淮河流域即成为直奉军阀角逐的重要战场。同时大股盗匪亦由此滋生蔓延，为害之大甚于往昔。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近二十年中，宿迁处于战火连年，烽烟四起，人民饱经战祸蹂躏之灾、匪乱猖獗之苦，其破坏之重，影响之大，莫剧于此。回忆这段宿迁史实，凄惨情景，历历在目。

一 宿迁义军兴衰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湖北新军起义成立军政

府，消息传来，人心大为振奋。当时驻宿清军是张勋统辖的江防营，安徽巡抚刘铭传部“铭”军马队二营，龚炳奎统领的“镇”字步兵一营和宿城守备营，南北乡洋河、新安镇驻有游击守备部队各数百人。这些清军下级官兵多不满时政，在新军起义的影响下，军心动摇，士气大为低落，只是由于各级控制甚严，并持有“凡属革命党人格杀勿论”谕旨，故一时表面上尚能维持原状，未生动乱，实际上革命思潮已深入军心。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阴历九月十三日），清新军十三混成协（系由袁世凯“小站”定武军改编为新建陆军，简称新军。十三协则属北洋第七镇统辖，下有步兵两标〔团〕二十五、二十六标，计六营，及一个骑兵营，炮兵两营，工程兵一营，辎重兵一营，计六千五百余人。因兵力超过一般编制，故称“混成协”）在清江响应起义。举事首义者是同盟会员辎重营队官（连长）赵云鹏和二十五标旗官龚振鹏，四日夜攻提督署，十六日攻淮阴城，摧毁统治机构。首义者限于能力，没有广泛地做好政治工作，组织不严，计划不周，又未作统一部署，一旦事起失去掌握，听其各自为战，呈溃变而不知其所措，故大部携械溃散。因官兵多籍隶苏北、鲁南、皖北、豫东各地，乃分三路北归原籍。东路由仰化集入境经顺河集、晓店去山东。中路由运河船行，乘民船多艘北来。县知事陈杭派侦缉队长汪涤清、朱茂亭（宿城人）集中衙役、防勇及近郊乡勇练丁在东关口沿岸设防，阻止民船近岸。另有部份散兵，成伍结队，沿岸步行的听其通过，但对掉队落伍士兵却加以阻击，抢夺衣物包裹、武器弹药。最后捉徒手士兵二十余人，竟以叛兵名义枪

杀于城汪西涯（现在的体育场）。西路由洋河入境，沿埠子、凌城入睢宁县。东西两路陆行散兵入境后，沿途索取食物，多有扰乱，并出售械弹改装北行。地方无赖及盗贼乘机抢夺，相互格斗，死亡甚多。后我县盗匪猖獗，较新武器，多来源于此次抢夺和收买。

县北乡有兴中会会员吴品玉、徐品藻、吴希真等人，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起义，积极开展宣传，愤怒控诉黑暗统治及地主剥削，这正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他们见十三协散兵过境，认为时机可图，遂收容二百余人和当地青壮年组成县北义军，一时反清拥护革命者皆来归附。举义后，附近农民闻风响应，聚众日多。当时义军粮草补给无着，不免向富有之家摊派给养，以致引起地主富豪绅董的仇视。不久驻城“招”军马队解体逃散，城防空虚，又闻革命军有北伐之说。知县陈杭阴险狡猾，眼看清王朝地方统治机构行将土崩瓦解，他不是从积极出发支持革命，而是意图坐观动态，伪装开明，待机而起。后来，在革命形势所迫下，邀请义军首领吴品玉等三人和新学人士待以上宾，开一次时政议事会议。吴品玉等提出“悬旗起义，拥护共和”。陈杭等要求义军不攻宿城，陈任民政长，龚炳奎任军政长为条件，始同意竖白旗于马陵山，宣告独立，宿迁遂告光复。吴等仍回驻地，不与同流。但陈杭、龚炳奎和保守的旧派人士，对革命素怀抵触，更害怕张勋问罪，遂拖延不肯推行新政。适西路义军首领陈兴之在清江因积极推行新政与江北提督蒋雁行等意见不合，蒋心怀鬼胎，趁陈兴之往督署商讨军队整编问题时，暗下毒手，将陈杀害。消息传来，我县保守势力旧派人物幸灾乐祸，弹冠相庆。北乡土豪蔡荣万伙同地主恶霸购买

县侦缉队长汪涤清与陈杭密议，领“格杀勿论”令箭，在晓店集诱请吴品玉等三人议事，吴等放眼大局，大义凛然，应邀而至，不幸被汪涤清等绑杀于南门外。北乡义军分散各地，无人继续组织，起义遂告失败。

城西褚庙丁宜才、何乐天、蔡思九三人不满时政早有反清思想，颇倾向革命。闻武昌起义，江南光复，见十三协兵变，遂聚众四、五百人，于褚庙建西乡义军。丁为大元帅，蔡、何副之。适有教习蔡效冉因乱解馆路经褚庙，挽留任军师，举旗响应革命。宗旨为“抑富济贫”，口号“官逼民反”，所需粮草取之于地主豪绅，聚众既多且快，声势浩大，引起富绅劣董仇视，密报陈杭。董事蔡某获陈“格杀勿论”令，纠集附近各地乡练地主武装数百人，围攻褚庙。义军首领对当时斗争形势认识不足，忙于“抑富济贫”，缺乏思想和组织准备。而且义军多系附近乡民，昼集夜散，既无组织，又无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更乏军事装备，住庙指挥机构仅丁、蔡等四、五十人，用少数土猎枪，猝然应战。围攻的乡丁、乡勇多属有组织，兼有收缴十三协散兵的新式武器，其兵员、装备、战斗能力等各方面都大大超过义军，故战事爆发后，很快地攻进庙内，蔡思九、丁宜善等十数人当场阵亡，丁宜才及一部突围义军多数亦先后遇害，西乡义军随之解体。

十三协西路散兵入睢宁境时，兴中会员陈兴之收容部分连同宿睢交界青年约四百余人组成义军，闻江北已宣布独立，县北吴品玉等组织义军起义，约吴等聚会宿城，同赴清江听候江北提督编调。陈部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阴历九月二十一日）集结于埠子，纪律严明，对地方毫无惊扰。

十三日率部来城。当时守城部队系军政长统率的“铭”军马队残部，“镇”字步兵营和守备营，闻讯设防，在南圩门至西圩门外五孔桥一带（现人民医院经汽车站至黄河桥），进入阵地作战斗准备。龚率幕僚、副官、亲兵十余人乘马去古城侦察地形设置阵地。适陈兴之部前头部队先期到达，见清兵前来，疑为迎战，乃开枪阻击，毙敌数人。龚等逃回县城，知军无斗志，不敌义军，即派哨官郭某携现洋五百元前往古城与陈议和。陈兴之坚持革命立场，拒不受贿，声明来宿与义军会师，同赴清江听调，别无他意，谴责陈、龚等顽固保守毫无推行新政之意。随引军去洋河准备开往清江，沿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备受人民迎送，声势为之大振。至洋河时，清游击黄赞思率士绅乡董携带慰劳物品晋谒兴之，陈婉言谢绝，不受点滴，并嘱托转发苦难灾民。

陈部稍事休息，即往清江，驻城北桑园，殊料江北提督蒋雁行（原为清陆军参议，系袁世凯亲信）、民政长杨少农（原狼山镇总兵，系江苏都督程德全把兄弟，是程之字慕时），不肯倾听陈兴之积极推行新政意见。更重要的是这伙人对陈心怀戒备，恨之入骨。蒋雁行曾恶狠狠地说：“此人不除，后患匪浅……”。蒋是在十三协起义摧毁统治机构后，由各界所谓“公推”的江北提督，是个江山易主，人物依旧，换汤不换药仍忠于清王朝的奴才，对革命对义军充满敌意。从当时光复布告中尚有“钦加三品衔暂任公举江北提督”字样，“钦加”“暂任”足以表明其念念不忘仍属清朝官吏和待机再起的阴险咀脸。其心怀叵测，暗藏杀机已可想见。结果乃趁陈兴之前来商讨军队整编事宜时，下毒手杀害于督署。并用地方团体名义于《民主报》制造舆论，谓义军

“硬借强取”，“四野抢劫，市井骚然”，意图“先据清江，次攻淮城，回攻宿迁”，以此捏造事实，混淆视听，掩盖其反革命罪行。蒋等素为袁世凯心腹，秉承袁的意旨，残酷镇压革命人民，一时人人自危。皂河新学界清举人卢瀚荫系同盟会员，诬之以乱党罪抄家逮捕，捆绑于大王庙准备杀头。兴中会员胡占鳌以乱党罪名被捕杀，悬首于西圩门。四乡恶绅劣董尤为猖狂，或因宿怨挟嫌，或为觊觎钱财，不择手段进行栽赃，索人告密，贿囚反诬为同谋、乱党、通匪等罪名，进行讹诈勒索，陷害人命。埭子恶董地主蔡某，竟将路过蔡圩的北方一商人，逮捕杀于埭子西门外桥头。在短短时期里，为这伙顽固坚持保守立场与革命为敌的乱臣贼子杀害者近百人。

陈兴之遇难后，所部官兵愤恨不平，哗然溃散。他们为势所逼，乃向地方保守势力施以报复。其一部结伙突入宿迁县城，适驻城镇字步兵营又哗变，部分士兵加入陈部散兵行列，制造同升当典抢劫事件。当时地方城郊少数地痞流氓不法之徒，乘机混水摸鱼，四出抢劫，波及商号居民，一时圩内大乱，人心惶惶，结果除同升当典外，真正受害者还是商店居民，不少人家被抢一空。适民军米占元旅北伐到县，派队弹压，始得平静。

二 民军北伐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形势迅猛发展，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除少数省份外，大部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十二月二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民军米占元旅（米旅系扬军归原

十三协改编的陆军第十九师师长孙岳指挥）进抵宿迁。米旅多为青年学生，抱推翻满清君主制度，志在建立共和国体，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并有女子学生军一个营，固有“敢死队”营有“决死队”，军容整齐划一，军风纪律甚严，为当时罕见。入城后，地方当路豺狼始有敛迹，市民自动供应给养，军中不需为炊，足见当时军民情谊之深。

米旅进城前，其先头王团至城南七里碑（即洋北乡七里村），有小学教习斐秀在路旁持旗欢迎，王团长下马相见，互致慰问，询及宿迁地理形势及敌情，斐详细陈述，并自告奋勇愿为向导，王遂报准委斐以先遣官。

米旅进城时，正值同升当典被抢而扩大波及商店居民，城内秩序大乱。米占元旅长派队弹压，劝说不听，乃下令开枪镇压，杀三十余人始平息。该部在城二日后，主力继续北上，右翼沿运河攻皂河。设防皂河的是张勋江防营，凭险抗拒，激战终日，入夜北逃。左翼为十九骑兵团，团长吴玉芬原是十三协马队一营管带（即营长），十三协改编为陆军第十九师时，马队一营扩编为骑兵第十九团，吴升任团长，协同米旅作战，统归师长孙岳指挥，攻击高作守敌江防营，大军将至，清军闻风西逃。

正当民军北伐，义旗所指所向披靡，全国起义更加广泛，革命趋向高潮，清王朝覆灭已成定局之际，作为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工具的袁世凯，接过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利用当时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用反革命的两手，一面派重兵猛攻武汉，一方面派代表到武昌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实现“南北议和”，达到其破坏革命，夺取政权的罪恶目的。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南北议和”一谈

即成，双方停战，米占元、吴士芬等部奉命撤回，南去清江，先遣官斐秀愤然辞官回家。

三 直系军阀蹂躏宿迁

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互相勾结策划的“南北议和”的阴谋实现之后，袁世凯窃国篡权称帝，在一片护国讨袁声中忧愤死去。其间形成的各派军阀，分别投靠帝国主义，扩充实力，拥兵割据，在直系军阀控制宿迁十多年中，宿迁人民遭其蹂躏，苦不堪言。

宿迁建立新政，江北护军使蒋雁行派陆军十九师吴士芬骑兵第十九团来宿驻防。当时境内土匪、散兵众多，吴团清剿余年始稍平息。民国二年吴团他调，江防营改编定武军（当时宿迁人民称为辫子军，因张勋早怀复辟，全军仍蓄长发），仍驻防我县，并且由海州白宝山师拨来田子岗团，团部及马队第四营驻宿城（后马队四营调驻颜集），其余营连分驻四乡集镇。

马队四营营长钱金山是宿城人，钱幼年家贫，游手好闲，成人后入十三协当兵，清江起义后投江防营。钱体魄健壮，力猛过人，且善于奉承，和白宝山认兄弟之交，很快提升为营长，并为张勋赏识。钱住宿城不久，适大兴集秀才蔡绍书为人正直，崇尚新学，心向革命。引起地方绅董忌恨，集巨金贿赂钱金山，立即捕拿，以莫须有罪名，枪杀于学宫（现宿中泮池旁）。对一般匪首歹徒常因受贿而予以方便。北乡匪首叶豁子，作恶多端，人民恨之入骨，亦以巨金贿钱代谋招安为官，得以逍遥法外。每以修寺庙、挂佛金为名，

大肆募捐“化缘”而中饱私囊。因之他在驻城一、二年间，于宿城新盛街置住房数十间，并在东城门内建天福池澡堂一所，置田地仅顺河集东十里桥一处就有六百余亩。该军正直之士和马队四营下级军官对钱不满，向张勋、白宝山等告发，结果张、白偏袒庇护，不闻不问。其团长田子岗因之尤为猖狂，大肆搜刮，并以栽赃、诬陷等行径大量诈骗钱财，不满其欲，则冠之以通匪置之死地。后钱金山调防颜集，地方畏之似虎。每届生日，回城做寿，大摆宴席，广收寿礼。常炫耀与张、白谊厚，更施小恩小惠收买士绅为其歌功颂德。家乡人民慑于威势，只好任其宰割，敢怒而不敢言。

田团因形势发展需要，扩编为江苏新编一师，仍驻宿城。扩编中吸收大批招安土匪，名曰剿匪，实为通匪，扰民更形严重。民国六年六月张勋拥宣统复辟失败，辫子军骚动，害民更甚，散兵股匪四出抢劫，地痞流氓结伙掳掠，四乡大乱，富有之户涌向城内或远走清江。民国九年江苏警备旅陈友珍团调防宿迁亦驻宿城，而田、钱等视为眼中钉，滋事生端，欺压陈团，常有磨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受害者还是人民。陈团终因实力悬殊，不能与争，民国十一年两部同时他调，地方稍安。

四 驻军干预地方行政插手司法

民国十一年，驻防军陈友珍团他调后，由江苏陆军刘凤图第二团接防。十二年，皂河乡董卢翰荫因曾查办皂河报恩寺窝匪案件，为仇者高铁山、武志超怂恿报恩寺主持僧法恒和尚，以巨金行贿赂刘凤图，诬告卢翰荫“栽诬寺僧，贪污受

贿……”。刘遂逮卢押于团部，并将处以军法。经县教育会及县属北市乡联合会等急电省政府告发，市镇乡民亦聚众要求释放，并由窑湾清举人臧雪楼等大力活动营救，江苏督军齐燮元派员来宿开庭审理，因罪状无据，遂得减轻。驻军干预地方行政插手司法，由此开端，遗害非浅。

五 奉军炮轰宿迁城

民国十四年五月五日，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发动攻击盘踞苏皖两省的奉军。十月底奉军姚霁部驰援过宿城，摊派粮草，索款拉夫，多有骚扰。该军装备极差，武器陈旧，忽见宿城守备县队所用皆是钢枪（新式套筒枪），便向县长卢宗闾强换使用，率部南去。未几，该军在杨庄被联军击败，退回宿迁县境，一部经洋河抢商民多家。十一月十日午到达城郊时，县长卢宗闾带县队长姚兆庆前往交涉，退还所换新枪，并示意不准入城。该军沿运河迟缓北退，行经各地鸡犬不宁，扰乱极重。入夜，奉军另一军长徐琨司令及炮兵部队亦到达城郊，闻姚军未能入城之事，遂移军部并集中炮兵于锅矿山（现“八一”会堂至自来水厂），随即向宿城试射。炮发十余响，幸因试射炮弹多落于城西南隅城墙内外。东北圩门一带亦落弹数发。城内外人民惊惶万状，乃商请由县长卢宗闾、警察所长黄以暄、商会会长商佐成等率平民数百人去锅矿山顶恳求。适该军二十七师一团第一营营长刘子彬系本城人，亦跪请徐琨停止炮击。旋又有耶稣教美籍传教士任恩庚配合士绅贤达与徐洽商，以奉军进城，地方供应给养为条件，暂停炮击。当夜徐军入城，必以杀卢以泄恨，将卢、

黄、商三人捆押于马号（县政府东南部），第二日拂晓徐琨集所部残存的一万余人，挟带卢等及临时逮捕商界代表韩伟才、任道翔和极乐庵僧人濯泾等六人北走。当日抵皂河，十三日到达窑湾东门外陆营一带，因索取供应不满，开枪击毙村民一人，伤五人，牵走牛马大牲畜十六头，并架炮准备轰击窑湾镇。幸由商会代表宋云瞻等往求许愿而得免。及该军入镇，竟开枪杀人，纵火烧屋，挨户搜抢，被杀害二十七人，伤五十余人。幸联军追至，该军乃仓惶北逃，沿途抢劫。人民受害极惨。

卢、黄、商等被挟持者，于山东台儿庄地区逃回。

六 第一次北伐

公元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底，联军在清江杨庄击败奉军后，五省联军（江、浙、皖、赣、闽）总司令孙传芳于民国十五年初，来县视察。当时驻防宿迁的该部冯绍冈第七师，兴师动众，劳民伤财，除通知地方县政机关妥为准备接待外，并授意地方商民团体热烈欢迎，公推商会会长席玉堂组织各界绅士名流专司其事，孙从睢宁入境，沿途设岗哨警戒，搭五色彩棚，建过路牌楼，黄河滩高筑司令台，准备检阅之用。司令台至鍾吾书院（即今陵中，为临时总部）路铺红土，两面粉刷一新。上午十时孙及警卫人员分乘汽车五辆，在五孔大桥西接受军、政、商、群团等夹道欢迎。圩内戒严，让车队徐徐入城。一时杀猪宰羊犒赏劳军，争献酒席，川流不息，为总司令接风洗尘，盛况空前。只是数日“欢迎”费用皆由商会临时垫付，最后还是商民分摊，商民

苦矣。

未几，国民革命军北伐，江西、浙江同时告急，冯师调赴前线。民国十六年四月，联军被击败，沿运河北撤，二十五日退至洋河，在三坝设防，以阻从西南进攻的北伐军，相持数日，复撤回县城作固守部署。

北伐军兵分三路，西路以铁军叶挺独立团为主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向盘据湘鄂地区吴佩孚的部队进攻。东路蒋介石统辖的第一军，负责进军福建、浙江。中路由安徽明光（现嘉山县）经归仁集、龙河展开于埠子、凌城一线，向宿城进攻，其所辖熊式辉、叶开鑫、蒋锄欧等部于五月五日会师宿迁县南。退守宿城的五省联军孙传芳部，眼见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士气低落，无力再战，乃星夜仓惶北逃。当夜第二路总指挥部及一个师进驻宿城。（指挥部驻赞化宫，叶师驻极乐庵等地）主力分布在运河沿岸休整，驻城各部政工人员，大力宣传，张贴“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土豪劣绅”等标语，宿城人民自动挂红旗，放鞭炮，组织慰问，军民情深，溢于言表。北伐军稍事休息后，即继续北上，宿城人民为北伐军商雇运输力量，为先头部队刺探敌情，为后勤购运军粮，安置伤病官兵等等，为北伐军胜利进军，尽了最大的努力！

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第二路北伐军中，中下级官佐骨干多为共产党员，在这些忠于革命的仁人志士身教言传影响下，部队作风一改旧观，再加上重视政治工作和加强军事训练，因而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到处为人民热烈欢迎。这就是当时宿迁人民视为“义军突起”，热情相待，使军民革命情绪趋于高潮的主要所在。

七、兵匪不分的直鲁联军第十军

公元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北伐军撤回江南时，孙传芳在鲁北纠集残部并配合直鲁联军，兵分两路，直逼长江。直鲁联军杜凤举第十军进占宿迁。这个军大部系土匪招安混编而成。如第二旅旅长孙美喜就是轰动国内外截车绑票的山东孙美瑶之弟。他们在招安前，于山东占据抱犊崮，曾因抢劫津浦铁路客车、绑架洋人而引起国际交涉。北洋军阀素来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以释放洋人为条件，乃许孙招安，从优封官。因之他弟弟亦封为旅长，编入山东督军张宗昌部杜凤举第十军。这一群匪性不改不受约束的部队，在驻我县时与地方匪首互相勾结，一时官匪不分，社会治安大为混乱。杜凤举为了扩充实力，乃大肆收容土匪，办理招安，委尹开禄于城南文庙（宿迁中学内）设办事处专司其事。一时来附者极多，尹当场发给符号，列入建制。杜凤举并通令“凡土匪来城招安往还，一律不得留难”。于是，大小匪首持有护符，进出城市毫无顾忌，乘机敲诈，滋事泄恨，报复宿怨，甚至拥向县署硬要人犯，社会秩序已呈无法维持。杜凤举迫于舆论，下令归队整编，但归来者了了数十人，大部股匪如王焕文、李秃爪等数百人盘踞于耿车、三树地区。实力雄厚的何正新（绰号老杠子）股匪，纵横于县北，骚扰尤烈。匪害地区房屋被烧，财物掠光，居民死伤离散，无以为生。杜凤举迫于民情，乃藉口以武力促匪就范，但实际上仍依靠地方武装为主，不过派兵协同而已。例如围攻耿车三树之匪，官庄一战，均系地方团练，特别是联庄刀

会奋力冲击，杀匪一百二十余人，缴枪二百余支，残匪南逃。而第十军事后却向地方借口清枪，裁赃通匪，向群众敲诈勒索，害民更甚于前。

杜凤举军部驻鍾吾书院（即陵中），军直属团队白天向群众摊派饭食，入夜，四出越墙钻洞，明偷暗抢，滋事扰民。军部参谋陈桂芝，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包天，为所欲为。而受害最大，被害最深的即为军部附近的前马路口（今中山北路和幸福路北段）马陵山周围地区。宿城人民遭其祸害，苦不堪言。宿迁境内广为流传的民谣：“第十军不吃香，破帽破鞋破军装，红秫煎饼绿豆汤，不会打仗会缴枪，不会剿匪会分赃。摊派饭，要军粮，老百姓，活遭殃。”从流传的民谣中，反映了杜凤举的第十军军风纪的败坏和扰乱社会，祸害人民一斑。

八、第二次北伐

一九二七年，孙传芳的部队，乘北伐军南撤的机会，卷土重来，以最高行军速度偷渡长江，与国民革命军背水会战于沪宁铁路龙潭一带，经七昼夜的血战，孙军全军覆没。后来国民党宁汉两派又实现合作。蒋介石从新上台，在是年十一月又进行二次北伐。

由于孙传芳部队主力丧尽，直鲁联军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所以北伐军进展迅速，沿运河线北进的先遣梯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在陈焯军长的指挥下，长驱直入，进抵宿迁境内，一举攻占县南大部地区。盘踞在宿迁的直鲁联军杜凤举部，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在城内，妄图顽抗固守。北